

# 丝瓜沿上瓦墙生

徐晟

时候餐桌上的一道常菜。

成熟的丝瓜，透出一股清幽的草本气息。母亲从地里干完农活回来，在菜园里寻几个红辣椒，顺手从院墙上摘两条丝瓜，刮皮切片，和辣椒一起爆炒，出锅前撒点盐。红椒炒丝瓜，咸辣嫩滑，若配一碗锅巴粥，那就叫爽！

晚饭蒸汽水粑。母亲从鸡窝里摸出两枚鸡蛋，把去皮的丝瓜切成条，在锅里放一瓢凉水煮沸，倒入调好的蛋糊，放上盐、猪油、鸡精、酱油等调味。一碗黄绿相间的丝瓜鸡蛋汤，一个鞋板大的汽水粑，每人面前一份。吃一口松软的汽水粑，喝一口甜润的丝瓜汤，那味道，至今在舌尖上萦绕！

比鸡蛋丝瓜汤更美味的，是瘦肉丝瓜汤。外婆来了，父亲从集市上买回猪肉，在院墙上摘几条丝瓜。母亲割下瘦肉切成肉丝，在油锅里炝一下盛出。锅里放一碗清水，煮沸后将切成条的丝瓜、盛在碗里的肉丝倒进去，稍煮一会，加上调料即可出锅。一碗清雅的汤汁，漂浮着鲜嫩的肉丝和绿中透白的丝瓜，散发着荤素混合的香味。喝上一口，丝瓜的清爽、瘦肉的醇香，一下就

征服了味蕾！

每次喝汤，外婆总说盛得太多吃不完，少不了往我碗里扒拉一些。我自然乐得效劳，吃得小肚子胀鼓鼓的，放下碗筷，一溜烟跑出去跟伙伴们疯闹去了……

“黄花翠蔓子累累，写出西风雨一篱。愁绝客怀浑怕见，老来万缕足秋思。”住进城里后，常想起乡间生活。妻不习惯用洗碗布洗碗，一日，见菜场边有人卖晒干的丝瓜瓤，买了几个回家，妻在阳台上剥皮去籽，兴奋不已。随后用丝瓜瓤洗碗，顿觉顺手。

许是抖丝瓜瓤时，有种子落进花盆。开春的时候，阳台上一个花盆里，竟长出一枚嫩绿的丝瓜芽！妻惊喜万分，小心呵护。如今这棵丝瓜，已藤蔓爬满护窗，那盈盈的绿叶间，还冒出几朵耀眼的黄花，叫人好生喜欢！

“数日雨晴秋草长，丝瓜沿上瓦墙生。”站在雨后的阳台上，吟着宋代诗人杜汝能的诗句，恍惚间我又回到了故乡：灰瓦土墙的庭院里，几窝丝瓜沿墙而生，直上屋顶，母亲笑吟吟地站在院墙边上，摘着丝瓜……

# 雀不飞

潘玉毅

旧时农村里雀鸟极多，稻田中央、晒谷场边、电线杆上，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。

麻雀不飞则已，若是飞起来，这片天，这片地，这个世界都是它们的了。

在农人的眼里，麻雀无疑是坏胚子，因为它专吃谷子。庄稼人一年到头，从冬忙到秋，就为田里的这点收成。因为粮食无多，十户人家里有九户需要借粥米充饥——自己尚且吃不饱，焉有余量供给麻雀？麻雀却不管，常常来人们嘴边抢夺食物。

为了驱赶它们，稻谷将熟时，农民不约而同地在自家的田埂上立起几根竹梢棒，将捆扎好的稻草人绑在上面，间或，也会给稻草人套上旧衣服或者塑料袋，试图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，好将麻雀统统吓走。

麻雀的雀在方言里读作“jiang”，与“酱”同音。我们乡间有句俚语，叫作“麻雀扒扒皮，酱油沾沾好东西”。由此不难看出，麻雀也曾是食物的一种，尤其在生计困难的年代，当然也不乏有人是为了寻求味蕾的满足。兴许是每一只小麻雀在长成以前都曾听老麻雀讲过人类的“野蛮行径”，以至于一见有人靠近，它们就呼啦啦地飞起，将“作鸟兽散”这个成语演绎得分外形象。

麻雀的胆子很小，若不小心飞入你的家中，会扑腾着翅膀四处逃窜，因为慌不择路，总是一次次地撞到玻璃窗上，若是不小心被你抓住，会哀哀地叫几声，不管用的话，则会直接装死，然后趁你不备展翅飞走。

不知从哪一日起，乡间没有了“捕雀者”。麻雀见人也不慌了，即使你在不远处站着看它，它也仿佛没事人一般，在你的眼皮底下偷谷子或是秀恩爱，甚至有些胆大的还敢飞到你的近前来，细细地打量你。你作势赶它、吓它，它亦镇定自若。

唐代诗人王维曾经写有一首以《画》为题的五言绝句：“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”本以为这样的场景只有画中才有，不成想，画中的意象早已跑入我们的现实中来了。

人来雀不飞。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，它们在；夏天荷花满池的时候，它们在；秋天草木萧疏的时候，它们在；冬天白雪飘零的时候，它们依然在。它们仿佛把这儿当成了故乡，落脚之后，便不愿再离去。日复一日，于它们而言，我们纵然不算故人，也可称得上是“故乡之人”吧。

相见亲切，自然不觉害怕。

# 漂泊

听松

一片云彩  
随风飘荡  
时急时缓  
时而驻足  
没有哪一个角落  
缺失过它的身影  
他却羡慕  
一棵站立风中的树  
有自己的根  
不用四处去漂泊  
他的悲伤  
化作无奈的雨滴  
滋润了成片的森林

我就是那一片云彩  
走过东南西北  
走过大街小巷  
编织过多少  
绚丽的梦  
但离别越久  
却越是脆弱  
因为  
思念阿妈的泪滴  
总在风中流淌  
任谁路过  
都能嗅到  
这咸咸的滋味



## 割鱼草

惠军明

漫着田野独有的宜人气息，我们选好割草所在地，便停好三轮车，脱鞋挽裤下到水田中。这时节水稻和莲菜叶长势旺盛，清晨稻叶和莲叶上沾满晶莹的晨露，行走一会儿，我们的衣衫就被打湿了。田地水面长满浮萍和各种不知名的水草，它们牵牵连连，不知疲倦地和庄稼争夺着营养；水里游弋着各种小动物和昆虫，四处觅食嬉戏，这里是它们的快乐家园。

我们趟过水面，拂开稻莲，弯腰在田埂开始割草。田埂狭窄，少有人来，因而野草鲜嫩茂盛。手抓一把野草，镰刀挥动，它们就纷纷倒下。动作不断重复，收获愈来愈多。

我们年龄小气力不足，割一会儿草就累了，累了就歇，歇歇停停。割完草还要费力抱着青草往三轮车上运，来来回回，往复不停，也累得汗流浃背。天地辽阔，原野无际，我们两人的身影宛若蚂蚁，犹如草芥，显得如此渺小。时间飞速流逝，烈日逐渐当空，田地里变得十分闷热，我

们的割草活动便宣告结束。割下的野草很占地方，看似松松垮垮一大三轮车，其实没有多少。我们使劲将其压平，用绳索仔细勒紧，然后高高兴兴向“草滩农场”进发。

我们两人交替着骑三轮，在田野小径飞快穿行，道路两边的白杨树唰唰倒退。堂哥熟悉“草滩农场”的路，七绕八拐到达了目的地。那里鱼塘多如星辰，水平如镜，静谧优美。找到鱼塘主，他验过鱼草啧啧称赞，说我们割的草质量很好，鼓励我们继续供货。过完秤，共割了160斤鱼草，是村里大人们的一半。一斤鱼草一分钱，我俩一共挣了一块六，一人分了八毛钱。

整个暑假我们几乎都在割鱼草中度过，累并快乐着。通过割鱼草，我们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不易，体验到了“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”的人生真谛。这个别样有意义的暑假，成为我终生难忘的记忆！



夕 阳

苗青 摄